

北京秋天的棗樹（下）

棗樹不像銀杏那樣醒目，也不像槐樹、法桐、洋白蠟那麼高大，它們可以生長在大雜院、夾道、拐角，最容易養活，所以也就最親民，與老百姓的市井生活融為一體。世事似水，歲月如沙，都一層層堆積滲進棗樹的樹根底下，又在粗糲的樹幹裏默默琢刻年輪。

棗花春夏之交開放，是小而黃的，跟桂花差不多，一朵朵如米粒，但一大片湊起來，卻是一陣陣甜絲絲的清香，沁人心脾。棗花不像桂花那些透着股清高，而有點小家碧玉的土氣。棗葉是革質的，風和日麗的時候，格外油亮耀眼。

但棗樹最有「感覺」的季節，卻是秋天。《燕京歲時記》裏寫道：「七月下旬，則棗實垂紅，葡萄綴紫，擔負者往往同賣。秋聲入耳，音韻淒涼，抑鬱多愁者，不禁有歲時之感矣。」

郁達夫則是另一種心情：「北方的果樹，到秋來，也是一種奇景。第一是棗子樹；屋角，牆頭，茅房邊上，灶房門口，它都會一株株地長大起來。像橄欖又像鵝蛋似的這棗子顆兒，在小橢圓形的細葉中間，顯出淡綠微黃的顏色的時候，正是秋的全盛時期；等棗樹葉落，棗子紅完，西北風就要起來了，北方便是塵沙灰土的世界，只有這棗子、柿子、葡萄，成熟到八九分的七八月之交，是北國的清秋的佳日，是一年之中最好也沒有的Golden Days。」這裏的「七月」「七八月」，都是農曆。

如果按照劉禹錫的說法，「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那麼，《歲時記》是前半句，郁達夫是後半句。

秋風蕭瑟、晚霞滿天之時，棗樹枝頭高處僅存的幾枚被小鳥啄食過的殘棗，與「西風殘照」「殘陽如血」，一道將影子印在殘磚斑駁的牆壁，再加上歸鶉那嘎嘎的殘音，心中的「歲時之感」真的被拉滿格了。



油炸繽紛

多數時候花是用來看的，人間美景十月天，賞「花」樂事誰家院？但偏偏也有人打破常規，把眼睛的快活分給了胃，繁花朵朵落盤中，人面「餐桌」相映紅。吃花，是這個季節裏一口獨特的溫柔，把花炸來吃，就更有氛圍感了，帶着一股「蓄謀已久」的力氣，將春天留下的，統統變成秋天裏鐫刻的。

雲南人愛吃花，用花做菜幾乎不假思索。炸花，則更挑人，也挑花。炸好的雞蛋花從來不改形狀，大方優雅，甚至比開放時還要挺拔。每朵朵瓣均沾上麵糊，在熱油裏滾過一圈後酥脆緊緻，咬下去清香感撲鼻，花瓣肉感偏厚，比起玫瑰花、茉莉花，口感更上一層樓。明明不是什麼秘籍絕活，卻吃出了大自然的神奇和慷慨。

後來在泰國餐廳，吃過一道油炸蝶豆花。在此之前，我心中的蝶豆花堪稱東南亞菜餚中最神奇的「筆墨」，但凡被它上過色，都會帶着呼之欲出的異域風情。連着那招牌椰奶的陪伴，每每兩者攜手走來，都能一眼認出，在藍紫色的「幻境」裏做個白日夢。但因為花瓣細薄，本身味淡，炸出來的蝶豆花要靠醬汁去點睛，吃的是一個獵奇，也是在大千世界裏孤身探險的勇氣。

如果說味道上更勝一籌的，我偏愛意大利的南瓜花。雖說菜單上是簡簡單單「炸南瓜花」幾個大字，但吃上去才發現裏面別有天地。因為南瓜花個頭大、葉瓣結實，意大利人乾脆把它當成容器，在裏面放上奶酪和小鹹魚，再裹上麵炸，是為風靡全國的街頭小吃fiore di zucca。跟別的炸花相比，南瓜花是帶着一絲韌性的，甚至能吃到裏面柔軟的纖維，所以哪怕承載了結結實實的奶酪餡也不會漏出，反而成了食材們最可靠的依托。吃的人會說，當你在秋天看落葉時，我已吃到了繽紛的花。



在科技與藝術日益交融的今天，AI油畫正以其獨特的魅力吸引着世人的目光。當傳統的油畫技藝與前沿的人工智能技術相遇，一場關於創意、審美與價值的深刻對話悄然展開。

在深圳大芬油畫村，這個被譽為「中國油畫第一村」的地方，AI油畫的出現為這片藝術熱土帶來了新的生機。日前，我走進大芬油畫村一家畫廊，被一幅幅精美的AI油畫所吸引。這些畫作，無論是細膩的筆觸、豐富的色彩，還是逼真的肌理，都與手工繪畫驚人地相似。

以中國古典小說四大名著《西遊記》為題改編的國產遊戲《黑神話·悟空》，今年八月「橫空出世」，上線僅一月，全球銷量超過二千萬套，成為有史以來銷售速度最快的遊戲之一。《黑神話·悟空》颯起的旋風，吹到了日前在新加坡舉行的「慧眼中國環球論壇」，新加坡國務資政李顯龍公開點讚《黑神話·悟空》，鼓勵新加坡本地學生多了解中華文化、中華傳統。

年屆七十二的李顯龍，今年五月卸任新加坡總理。並非遊戲達人的他，上網觀看了《黑神話·悟空》相

十月中旬開始，香港動植物公園接連有猴子因感染類鼻疽伯克氏菌引致的敗血病死亡。動物集體染病，園內的衛生和動物健康自然令人擔憂，除了為病逝的猴子痛心，也讓那個已被不少港人遺忘的公園再次成為社會焦點。許多市民，尤其千禧後出生的，更是因為看到園內有動物死亡的新聞才赫然曉得，原來金鐘「香港公園」附近，還有另一個位於中環雅賓利道，遊玩與觀賞特色兼備的「動植物公園」。

若非發生了猴子集體死亡的不幸事件，筆者已數不清有多少年沒提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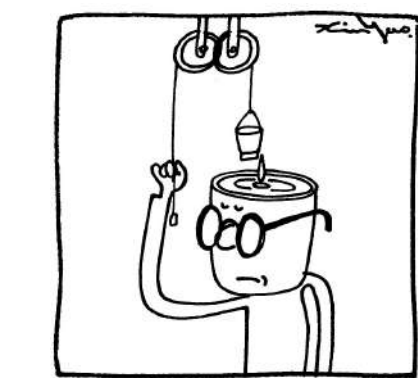
然而，更令人震驚的是，十五分鐘之內，一幅長寬都是七十厘米左右的油畫，一台AI智造繪畫機器就能生產出來，在肌理上與手工繪畫幾乎一模一樣。AI機器製作的畫作無論是風景、人物還是靜物，都呈現出令人驚嘆的藝術效果。它們的細膩程度和逼真感，讓人難以相信是由機器創作的。

用AI智造繪畫機器「繪」出的油畫，不僅有着與手工繪畫相同的藝術效果，更有着獨特的創作過程。這些機器通過深度學習算法和大量的數據

關視頻，發現遊戲主人公的一招一式令人目不暇接，自己還未看清楚，其中打鬥已經結束。儘管未能成為遊戲中的「天命人」，但李顯龍以政治家的慧眼，看到了中華文化海外傳播的更多可能性。

李顯龍以《黑神話·悟空》為例，鼓勵青少年學中文不僅是學語言，「如果你只背成語、整個成語詞典，（比如）『三顧茅廬』，很沒有意思，很枯燥無味的。你必須懂得這個故事，那些成語才會很清楚地在你頭腦裏面。」如果玩《黑神話·悟空》遊戲之後，有興趣去看《西遊

與想起「動植物公園」。我的兒時回憶大部分跟銅鑼灣的維多利亞公園有關，不過其實也常去「動植物公園」。可是當年我只是一名懵懂的小孩，不知道園中的植物是特別培植的觀賞重點，對看動物又沒太大興趣，所以並不特別懷念在那裏的過去。最深印象是每次父母抱着我佇足飼養了猴子的鐵籠前，我暗裏其實有點被面前似乎過度活躍的猴子嚇怕；牠們的叫聲縱然響亮，卻帶淒涼的感覺，令人不安。小學時有一次秋季旅行目的地是「動植物公園」，好像是有導賞員帶着遊覽的，可是公園沒有大片草



何謂忘卻？當你某一天忽然想起時，其實已經是忘卻了。

漫條思理 鄭辛遙

逢周二、四見報

魅力中網

中國網球公開賽落下帷幕，賽事時段正好貫穿了內地的國慶長假，宅在家裏看高水平的網球賽很是享受，女單比賽頻頻爆冷，精彩紛呈。

賽事中最吸睛的其中一場比賽是薩巴倫卡對陣穆霍娃。穆霍娃以強勁的實力和穩健的球風戰勝頭號種子薩布倫卡，結束了她的十五連勝，首次闖入中網四強。另外一場是鄭欽文和米拉·安德烈耶娃。安德烈耶娃看似慢條斯理，但每一個接發球都相當到位，她的這種不緊不慢的節奏，讓第一次和她過招的鄭欽文用了很長時間才適應。鄭欽文是遇強則強，堅韌不拔的選手，她能在短暫的時間內找到落後原因並及時調整。在和安德烈耶娃的比賽中，鄭欽文又一次在比分落後的情況下直追幾盤，最終取勝，這場球看得我兩手直冒汗。

鄭欽文這位中國網球的新星，雖然在這次「中網」沒有進入最終決賽，但她展現出超乎尋常的堅韌，每一分她都拚盡全力，未有絲毫退縮，她的眼神中，透露着一種不屈不撓的精神。她不僅球技出眾，更有着親和力和感染力，每次出場都征服了無數球迷的心。

比賽中，我們看到了職業運動員對勝利的渴望，對夢想的執著，不畏艱難，用他們的毅力，上演着一場場精彩絕倫的比賽。「中網」見證了中國網球的崛起與發展，期待下一屆「中網」帶來更多的精彩與驚喜。



AI油畫

訓練而成，能夠模擬提出不同畫家的繪畫風格和技巧。它們可以在短時間內完成一幅幅精美的油畫作品，為藝術家和從業者提供了新的創作方式和可能性。

AI油畫的出現，讓我們重新審視藝術與技術的關係。有人擔憂，技術的介入是否會削弱人的主體地位，讓藝術變得機械化、失去了靈魂。

專家提出了一個換角度看問題的說法。AI油畫雖然是由機器創作，但其背後的算法、數據以及創意的激發，都離不開人的參與。人在這個過

記》的電影，甚至去讀吳承恩的《西遊記》小說，在李顯龍看來，那是最好的。

李顯龍在新加坡執政二十年，任內先後訪問中國十四次。他對中國歷史和文化有濃厚的興趣，自幼熟讀古典名篇，如諸葛亮《出師表》、白居易《長恨歌》、岳飛《滿江紅》等。二〇一〇年九月，李顯龍到訪中國赤壁市，在前往古戰場赤壁風景區的路上，談及三國人物故事及蘇東坡《念奴嬌·赤壁懷古》，他如數家珍，信手拈來。

在二〇二一年的新加坡國慶群眾

地給小孩野餐和追逐玩耍，因此大家也提不起勁。

當時祖母仍在世，在她口中「動植物公園」是叫「兵頭花園」的。然而我直至寫這篇稿才認真上網看看這名稱出現的原因，也才知道它是本港歷史最悠久的公園。由於原址是總督官邸所在地，而十九世紀香港的總督兼任駐港三軍總司令，人稱「兵頭」，所以長輩才會俗稱那裏為「兵頭花園」。

這遊玩景點非我所好，卻也希望政府可以多向市民宣傳這個具歷史價值的景點，讓大家珍惜鬧市中的綠化

相見爭如不見

內子收到兩個電話，一個是老朋友兒子打來，一個是另一位老朋友的女兒打來。兩位老朋友都已入住護理院，患有腦退化。兒女知道她們是好朋友，以前經常通電話；想通過視像通話，刺激她們的記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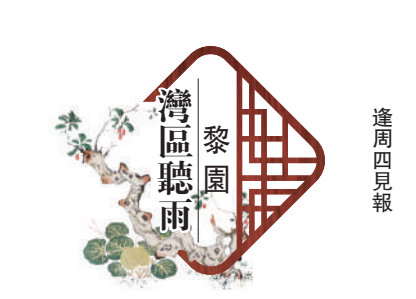
老友甲是七十多年的朋友了，少年時一同參加青少年團體活動，對人生充滿理想。長大了仍時有聯繫，互訴心事。老友乙是中學同學，因為居所相近，晚飯後常相約到高山公園散步，大

家都是小學老師，有聊不完的話題，三十年前各自移居加東加西，仍時通電話，直到她病了，才一時沒了消息。依約定時間用手機分別跟她們視像通話，屏幕上出現了雙方的面容。內子呼喚對方的名字，對方卻漠然並無反應。她們的兒女在旁提示：「某某打電話給你呀，你認得嗎？」一個微笑了一下，另一個喃喃的不知說了句什麼。內子詢問她們生活近況：胃口好嗎？睡得好嗎？有見過某某老朋友嗎？但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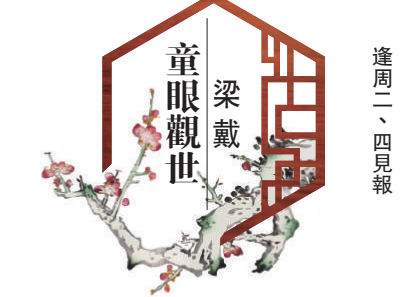
句也沒有回答。十五分鐘裏兒女們說了些近況，電話終止。在旁目睹一切的我只有難過：她們人雖在，其實已經走了。

冬日圍巾實是不可缺少的保暖單品，款式多多，讓冬裝造型更顯美感。長形的羊毛頸巾，一般適宜搭配外套和毛衣，營造不一樣的風格。如果頸巾有圖案或花紋設計，最理想搭配是純色的服裝，除了有動感，也保持優雅的一面。流行的

程中，依然是創意的主體，是藝術的靈魂。技術只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工具，讓我們能夠以更加多元、創新的方式去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大會上，李顯龍還獻唱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國電影《十字街頭》的歌曲《春天裏》，「向前進，莫彷徨，黑暗盡處有曙光。」他以華語老歌鼓勵民眾勇對疫境，迎接「春天裏來百花香」。



設施。現時公園暫停開放哺乳類動物區，以進行全面消毒和清潔，但願專家可以盡快找到猴子感染病毒的原因，讓一直活在園中的動物可以繼續牠們平靜安穩的生活。



句也沒有回答。十五分鐘裏兒女們說了些近況，電話終止。

在旁目睹一切的我只有難過：她們人雖在，其實已經走了。



格仔絨頸巾，不同色調組合的格仔，可選擇其中一款顏色，作為搭配的主色調，顯現時尚效果。

純色的長頸巾也可用另一個方式，配上同色系的毛衣，頸巾環繞在領上，又會產生一種自然美感。多樣化的圍巾搭配，可在合適的場合讓冬裝更具魅力。披肩比較適宜晚裝或一些日常宴會，是另一種有優雅風格的單品。

總括來說，圍巾是冬日一款既隨意，又可讓服飾增添時尚的單品，色彩方面，純色圍巾是百搭，條紋或格仔設計有動感，卡通圖案是樂趣，不論設計如何，總有一款適合你的個人風格。

